

浙江文叢

桑調元集

〔第二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桑調元集

〔第二冊〕

〔清〕桑調元著 林旭文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序

壬戌之秋，門人請定予詩十四卷、文六卷。詩先鏤板成。尋宅憂，無心及文字，門人不敢請，仍委敝篋中。積日月踰十年所，所作又多于前數倍。兒子請合編之授梓，憂散失也。嗚呼！是無能之辭，烏足貴惜？惟是平生涉歷、友朋誣諉之跡具見于是文。雖不合清規，顧弱毫所摭紀，不可遽就湮沈。

曩亡友朱予齋，因拙草藁中有傳序其尊甫、誄其母夫人之辭，遠自平泉寄剗之貲，愆予竟其事，于以見孝子之用心，欲表揚先德潛光。雖以予之不文，謬有撰述，不聽沒諸覆瓿，冀藉以彰于世。其纏綿惻愴，使人怛怛難恕諸懷。況吾倫紀之因依，事境之振觸，有據其鬱結尤耿惻不忍灰棄者乎。然則姑板此，勿論其言之不能文與灼然不足行遠，亦無辭剗藤之天闕爾矣。

昔朱子躬承道系，其各體著述，俱遠有師承。散行效董江都、曾南豐，尤能根極性命，用真氣排莠，大昌厥辭，有擅名作家不敢方擬焉者。調元忝出餘山先生門下，既燭理不明，履道不熟，而于斯事又實無分毫工夫。第率胸臆爲之，漫浪傾吐而已。然知者鑒予清夜之慚惶，固不在是也。爰釐爲三十卷，書一語弁諸首。

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中秋日，桑調元自序。

張甫集卷一

論

辨君子小人論

治天下之要，莫急於用人。用人之要，莫急於辨君子小人。君子小人，未易知之而辨之也。以帝堯如神之智，成湯天錫之智，宜於人無不燭其隱而觀其深矣，而於伯鯨、尹諧，猶幾幾乎失之。故《虞書》曰：『知人則哲，惟帝其難之。』《商書》曰：『其難其慎。』蓋深慮乎人之難知，而所以覈品於心術之微，程材於事爲之著，姑以試其可久而得其真者，如此乎其詳以審也。故鯀殛諧誅，元德升而十六相隨舉於巖廊之上。百工以釐，庶績以熙，三宅三俊與咸有，一德之氣類相感。敷求哲人，旁招俊乂。近則協於厥邑，遠則丕式見德。堯與湯卒不損其知人之明，而成帝王之上。理其要，在克辨乎君子小人，任勿貳，去勿疑，惟和惟一，以有此美也。

君子小人，道消道長。其乘除由於陰陽之氣運，其扶抑由於神聖之事功。事功所以持氣運，而氣運即隨之轉，故神聖不委諸氣運也。神聖之事功，辨君子小人而已矣。君子小人克

辨，則小往大來，賢人出而氣運昌；君子小人失辨，則大往小來，賢人隱而氣運至於極壞。予竊稽《大易》，觀《否》《泰》二卦之象，相對相反，慄乎毛骨爲之竦，而心神爲之怵以悸也。《泰》之《彖》曰：『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；上下交而其志同也；內陽而外陰，內健而外順，內君子而外小人，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』此克辨君子小人，之所以著其休也。《否》之《彖》曰：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；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；內陰而外陽，內柔而外剛，內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』此失辨君子小人，之所以形其咎也。勢之成也，如冰炭、白黑、薰蕕、涇渭之相懸。開通閉塞，關繫乎天下萬物之數；而內外消長，其初祇肇判於一幾。然則小大往來之間，辨之不可不早辨矣。

一君子進而衆君子由之以進，正與正相合，其道德性命根乎稟受、成乎學問者，本並出一原。故同升諸公，衆正翊贊，師師凝績，勢之所必至也。一小人進而衆小人由之以進，邪與邪相引，其權謀術數逞乎嗜欲、熟乎營求者，亦並出一途。故朋比爲姦，衆邪黨附，師師非度，亦勢之所必至也。《泰》之《初九》曰『拔茅茹』，《否》之《初六》亦曰『拔茅茹』。君子小人之相連並進，各從其類。三陽在下與三陰在下，其乘時用事之勢，已各不可遏。然一則幸其征，惟恐其不征也，慶之也；一則勸其貞，難乎其爲貞也，危之也。

君子之素爲君子，非一朝一夕之操持；小人之變爲君子，豈革面革心之神速？默覘氣運者，於泰初之彙，欣欣然喜；於否初之彙，惻惻然憂之矣。君子之得時則駕也，所設施皆中行

之道。寬裕有容，苛察之能弗矜也；果敢有爲，振作之氣倍厲也。思深慮遠，經綸必極周詳；秉道嫉邪，投契不容昵比。故擴『包荒』之度，鼓『馮河』之勇，絕『遐遺』之愆，著『朋亡』之正。《泰·九二》之『光大』，豈小人曖昧狹隘之所可同年而語哉？從來君子不依藉乎小人，而小人間貌附乎君子。故《泰》之《二》則曰『朋亡』，《否》之《二》則曰『包承』。小人而順承乎君子，亦小人之有意向者也。而君子之氣類固殊焉：進以禮，退以義，據理而答，不惡而嚴，固嶽嶽懷方以處之。不然，否何以云亨，而群之未必不終亂也。

夫平陂往復者，運也；艱貞勿恤者，道也。《九三》處《泰》極之時，而君子憂盛危明之心，正於斯見之。不敢任乎氣數之自然而動色相戒，持盈守滿，制治保邦之謨謀出焉。使不以道力持乎天地之際，其何福之能食？君子之明於憂患，而不使其心之一息放逸也。安以是保，危以是持，亦何時而不用其兢兢也乎？《泰》之《三》固以其處於極盛而思其艱，《否》之《三》不以其無能肆害而忘其懼。小人志於傷善而蓄而未發，其蓄焉者故在也。《否·六三》之『包羞』，豈其志不欲騁哉？有識者能無爲君子寒心哉？君子非懼其禍之將及己也。君子以身任天下之安危，則護善類而防邪慝，固不容於不深長思也。至《泰》之《六四》，而小人群然得志矣。同惡相濟，合謀害正，印纍纍，綬若若，翩翩下集，睚眦之態，尚忍言哉！天運之可挽也，是《否·六四》之『有命』也。人事之當盡也，是《否·六四》之『離祉』也。君子志願得行之時，即君子疇類獲福之時也。觀於《泰·四》之『不可復爲』與《否·四》之『堪與更始』，而知泰

之難恃，一跌而遂至斯極；否之可回，一振而咸與維新。然則泰未即爲休，而否未即爲咎也。其故只爭乎君子小人進退之機，而休咎倚伏之勢如圜之轉，可畏也。

懿矣哉！君臣同德、上下交修之朝之予人欽慕也。柔中虛己，保泰下賢，惟與碩德感孚，不爲讒邪所間，願伸於大君，祉遍於萬類，是《泰·九五》之象也。且夫王業，未有不致其憂勤惕厲而能久安長治者也。『其亡』何其危，『苞桑』何其固。撥亂而反之正，思患而爲之防。《否·九五》之『休否』，夫固有以致之。戒天祿之永終，怵天命之難諶。無疆惟休，無疆惟恤。陽剛中正之君與弼直謨明之臣，其交相應而互相警，多在於此。故其盛也，萬幾有兢業之思；其壞也，天子有無愁之曲。君子之匡贊其君，則必陳四方水旱盜賊，以聳惕乎勵精圖治之心；小人之蠱惑其君，則必致多端聲色狗馬，以恣行其執迷不悟之事。此其大相逕庭者也。夫泰之終爲否與否之轉爲泰也，氣化盛衰，人事得失，反覆相尋，固理之常而無足怪。故有『城復於隍』之嗟，有『否終則傾』之喜。然所重者在人事，則不可聽其將然而莫爲之。所命亂而猶必告命，則不付之於無可如何。『否傾』而出於『先否』，則非安然而得其攸濟。

夫陰陽之消長，君子之消長也。其來有萌動之幾，故其乘而起也，日盛而莫之止；其轉有旋撥之紐，故其隨而返也，終變而不久處。於盈作易者，於陽之復，君子之升，則迎而喜之，於是乎有『大烹』之養，有『好爵』之縻，有『晝接』之榮，有『觀國』『賓王』之美；於陰之生，小人之進，則遏而絕之，於是乎有『公餗』之覆，有『鞶帶』之褫，有『勿用』之戒，有『負乘』『致寇』之

譏。《泰》卦於君子多危悚之辭，懼泰之難終保也。故《三》則惕之以『無往不復』，《六》則傷之以『城復於隍』。《否》卦於小人多戒勉之辭，冀否之猶可支也。故《二》則許其『包承』，《三》則幸其『包羞』。然君子難進而易退，守十年不字之貞，秉舍車而徒之義，此素履獲吉，不亂於小人之群，而國家事遂不可言矣。小人易進而難退，受不足敬之服，蒙非據而據之醜，此比匪有傷，竟成不戒以孚之謀，而衆正人斥逐殆盡矣。

予嘗觀上下千載君子小人進退之際，而知否泰之所由生。雖曰天運，豈非人事哉？唐虞時『八元』『八愷』中，惟庭堅與五臣之列，殳斯、伯與、朱虎、熊羆名見於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之外。四岳、十二牧，同亮天工者，其名且失傳。《魯論》專舉五臣爲言，以謂舉其大者數人，爲前後代之所莫能匹，則固已彰其勢之極盛。而其次而降焉者，數之不勝數，亦不必悉數之也。當時天之生才，固極其多且美，而聚其多且美於朝者，何無一之遺也？是其氣類足以感而召之。一君子進而衆君子俱進，一大君子進而六德三德之君子無不進，則小人無所容其身以售其姦，故曰『何憂乎驩兜，何遷乎有苗，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』也。

三代皆籲俊掄材，而孟子獨稱湯之立賢無方，是豈無故哉？有商用人之法，不拘族系，不採虛聲，自耕築起爲大臣而不之疑。懋官懋賞，惟其賢惟其人。凜上帝之簡在，謹衣裳之在笥。《汝鳩》《汝方》，《尚書》雖列其篇目，而其文既逸，然《伊訓》《說命》諸篇可考也。其時之賢路開通，官常整飭，收之也博，覈之也精。商六百祀，爲精明強固之天下。周祚雖過八百，弗

及也。周道親親，世卿稍覺倚重。周公仰思而未合，其殆爲是與？故吐握致勤，辨論致審，綴衣、虎賁、趣馬小尹，皆庶常吉士。僕御侍從，罔匪正人。賢才之氣脈盛，故國家之氣脈如之。賢才之氣脈長，故國家之氣脈亦如之。

漢治最爲近古，求賢之詔屢下，責郡國以名聞。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，而所薦者爲賈誼。舉者賢，則所舉必賢。君子與君子爲類，不信然歟？韋彪《貢舉議》曰：『士宜以才行爲先，不可純以閥閱。然其要歸，在於選二千石。二千石賢，則貢舉皆得其人矣。』其亦知此意也乎？何武辟鮑宣，史高辟匡衡，周景辟陳蕃，王渙辟仇覽，辨於其類也。蕭何薦曹參，丙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，廷尉于定國、太僕陳萬年，大臣以人事君，猶有克知灼見之遺風焉，則其類先正也。

唐魏徵、王珪之徒，在太宗左右，事之大小，無不議論諫諍。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，雖有如封倫、李義甫輩，太宗又能識而疎之，故能成貞觀之治，宋曾鞏嘗欣慕而樂道之矣。而魏徵上十漸之疏，猶懇懇以昵小人、遠君子爲戒，斯辨之不容以不瞭然者也。元宗用宋璟、姚崇、張九齡、韓休輩而治，用楊國忠、李林甫等而敗。憲宗用杜黃裳、李藩、李絳、裴度等而大業振舉，用皇甫鎛、程异而隳之。裴度耻與鎛、异同列，上疏曰：『臣若不退，天下謂臣無耻。臣若不言，天下謂臣負恩。』而帝不悟也，是何其明於始而暗於終哉！則克辨之難，在有意中興之主且猶然也。中間若德宗用崔祐甫、陸贄等而安，用盧杞、裴延齡而危。曦光乍開，重霾疊閉。

嘗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，曰：『盧杞忠清彊介，人言杞姦邪，朕殊不覺其然。』泌曰：『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。倘陛下覺之，豈有建中之亂乎？』帝猶謂亂爲天命，非杞所致。贊奏人主擇輔臣，輔臣擇庶長，庶長擇僚佐，得人爲易。帝不聽。又謂延齡誕妄小人，不可用。帝又不聽。其後若穆宗時，牛李分朋，更相傾軋。敬宗時，李逢吉用事，所親厚者八關十六子。其暗而莫辨，更不足言矣。

宋李沆咸平間爲相，帝問治道何先，對曰：『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人最爲先。』其辨之固已明矣。王旦、寇準不知君子小人之必不容並立，故卒爲王欽若、丁謂所傾。真宗不知君子小人之必不可雜進，故治卒未純。婺州呂本中謂知漢唐小人易而宋難，知熙寧後小人易而前難。知之者，惟王旦、李沆耳。然旦固不可謂之真知也。蓋辨之明若斯之難也。仁宗時杜衍、富弼、韓琦、范仲淹在廷執政，歐陽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爲諫官。退夏竦以從清議，舉措得宜，此石介《聖德詩》之所爲作也。其詩曰：『衆賢之進，如茅斯拔。大姦之去，如距斯脫。』蔡襄亦言於帝曰：『一邪退，則其類退。一賢進，則其類進。衆邪並退，衆賢並進，海內有不泰乎？』至和間，趙卞上言，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。帝納之。斯可謂之休風矣。神宗亦勇於有爲之主，誤信王安石，更有傳法之韓絳，護法之呂惠卿，而國紀已大壞。至哲宗元祐間，司馬光爲相，呂公著、范純仁輩同心輔政，宇內復治安。而其後枋臣誤爲調停之計，致使楊畏、章惇、李清臣、鄧潤甫、邢恕、蔡京等諸姦橫發，至有詆司馬光姦邪，當先辨者。顛倒是非，一至於此。徽宗建中

靖國間，邪正雜進。權給事中任伯雨曰：『君子小人並用，終於君子去，小人留。』不聽，由是蔡京、童貫之毒氛熾播，刻立黨碑，而北宋已墟矣。則全無辨別之故也。理宗時，梁成大等附史彌遠，正人盡遭擯斥。朱瑞常既劾魏了翁、真德秀落職，成大貽書所親，曰：『真德秀乃真小人，魏了翁乃偽君子。此舉大快公論。』小人之無忌憚，有不顧人齒冷者。以程伊川之賢，而指之爲姦者，出自蘇軾，且引以爲己功，其他則又何說？

由是觀之，其克辨也若此，其失辨也若彼。而否泰之運，迭爲倚伏於其間。且一朝之事，一君之身，而克辨與失辨，前後或殊，則泰否亦從之而異應，不可以不慎也。

夫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不易。小人之中，有其言辯，其行堅，其見聞之博，足以出人之所不能；其情貌之深，足以欺人之所不見；其智術之巧，足以移人之所好而不悟；其才藝之美，足以行人之所難而不憚。誠有如明鄭曉之所云者，則其爲小人，尤不易知，所宜辨之又辨者也。漢武帝知霍光之忠，而不能知上官桀之詐，此固有難燭其姦者矣。或有慮人之難知，而欲以術鉤取之，則又不可。唐太宗時，有上書請去佞臣者，帝問：『佞臣爲誰？』對曰：『願陛下與群臣言，或陽怒以試之。彼執理不屈者，直臣也；畏威順旨者，佞臣也。』太宗曰：『君源也，臣流也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，不可得矣。君自爲詐，何以責臣下之直乎？』太宗此言，可謂深知治本矣。又嘗謂魏徵曰：『爲官擇人，不可造次。用一君子，則君子皆至；用一小人，則小人競進矣。』徵對曰：『然天下未定，則專取其才，不考其行。喪亂既平，則非才行兼備，不可用也。』

夫太宗之言是也，魏徵之言非也。《易》曰：『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。』豈謂草昧雲雷之日，布經綸者可不必期於君子，而爲苟且之計耶？後世之治不古若者，率由此也。夫開國之始，即宜專用君子，矧其在承平也。予嘗謂獨智小數之夫，一長可取或一言之合，概以爲才，而置之要地，則氣類相引，輕薄猥巧之徒雜然並進，而官方大壞矣。善乎，張橫渠之言曰：『弓調而後求勁焉，馬服而後求良焉，士必慤而後智能焉。士不慤而多能，譬猶豺狼不可近。』此辨人才者之所當先審也。崔與之上疏理宗曰：『天生人才，自足供一代之用，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。忠實而有才者，上也；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，次也。用人之法，無踰於此。』斯言得之矣。

若夫辨君子小人之方，古亦有之。臯陶曰：『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人有德，乃言曰：載采采。』亦既核其實矣，而必觀之，彰厥有常而乃定。李克曰：『居視所親，富視所予，達視所舉，窮視所不爲，貧視所不取。五者足定之矣。』五者不能遍觀而熟察之，則視所舉而舉者之品定，視爲所舉而所舉之品亦定。總不離乎類聚群分之說而已。李德裕言於武宗曰：『致理之要，在於辨群臣之邪正。夫邪正二者，勢不相容。正人指邪人爲邪，邪人亦指正人爲邪。人主辨之甚難。予以爲正人如松柏，特立不倚。邪人如藤蔓，非附他物，不能自起。』夫特立者，君子之以義理爲身之幹，小人之所不得而假借者也。張浚曰：『不私其身，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，此君子也。謀求之計甚密，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，此小人也。其言之剛正不撓，無所阿嚮，此君子也。辭氣柔佞，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，此小人也。樂道人之善，惡

稱人之惡，此君子也。人之有善，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；人之有過，則欣喜自得，如獲至寶，旁引曲借，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，此小人也。『君子小人，無時無處而不相反，此亦言其人朝之概爲然。』《魯論》所言周比、和同、驕泰之類，不一而足。究其處心積慮，於公私義利間盡之。視所以，觀所由，察所安，聽其言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！抑蕙荃化爲茅，百鍊剛化爲繞指柔。君子之失足爲小人，一須臾頃耳。陽和布煖，鷹化爲鳩，識者猶憎其眼，則小人之純變爲君子，誠難也。此則流品雖難猝辨，而卒無不可辨焉者也。

顧君子嚴氣正性，未見其可欣喜而輔成君德，其益無窮。小人則能先意承志，以悅人主之心；乘間候隙，以中人主之欲。雖覺其舉動之非端亮，而睨而不能割，其害亦無窮。朱子曰：『君子小人，迭爲消長。直諒多聞之士遠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。』蓋人臣之賢不肖，關國家之興亡，而實有天意存乎其間。若人君果能遠小人、親君子，則讒諂面諛之人亦無不遠，直諒多聞之士亦無不至之理。則本源之澄澈，在君心矣。《記》曰：『王中心無爲，以守至正。』夫惟一正而後可以合衆正，一正而後可以卻衆邪。所謂取人以身者，此也。

弢甫集卷二

序

儀禮集編序

《禮古經》，篇五十六，漢出孔壁，爲完書。劉歆欲列諸學官，諸博士荒，固莫置對。唐時猶存，後亡之。所存十七篇，尚賴明經、學究專科經注並習，未庋閣也。王氏新經，眩亂設科，專《小戴》，而《禮古經》益否晦。然《禮古經》爲經，而《禮記》訓故之特重於他禮經。學者抱守殘缺十七篇中，獨《軍禮》亡耳。吉凶、賓、嘉，小大於是焉稽，通辨而推行之。有周盛時之閎典，斌斌如矣。且所存原不止《士禮》，融貫精腴，可上下行於世。呂柟嘗偕其僚合公侯伯及士子，習行於太學。人識是經之寶貴，其行於今蓋寡，特不之行耳。

予曩友教南屏山，禾之盛生來，從事是經，不輟寒暑昏曉。生精敏，送難鉤元，暗與古合，多抒特見，發前箋之所未嘗。經奧之抉，疏訛之糾，砉中理，解刃之游且恢恢然。既數年，生用功益勤，而專做何晏、范甯，臚先說而衷之己意，裒然成編，分卷如經之舊：前卷綱領，標其凡；

後卷附錄。勘正監本、石本，補顧炎武、張爾岐之缺，鄭、賈、楊氏之圖之失，胥正之。高識炯炯，辨經與記之參錯。熊朋來目《儀禮經》後即記，惟《士相見》諸篇無之。敖繼公疑有之。而逸生則謂《士冠禮》舊自記，《冠義》以下爲記。然此乃《戴記·郊特牲》文耳。準諸例，自『若不醴，則醢用酒』已下即記矣。《士相見禮》舊無記，準諸例，自『士見于大夫』以下即記矣。其注或連傳經爲傳隔之類，悉與更定。諒哉言乎，庶乎經之功臣已。

昔范祖禹奏陳祥道注解《儀禮》，乞下兩制看詳，備禮官討論。詔從之。今上崇右經術，世豈無范祖禹其人？而生爲陳祥道，詎忝乎？抑此自論實獲，固百世之業也。韓子曰：『獨抱遺經究終始。』歐陽子曰：『學者當師經。』生其務篤於經，是師求意，得心定，道純而充實，盡終始之，究得聖人之意。次第釐訂群經，而《周官》大、小戴本，是經表裏，當先就緒。予老矣，猶及爲生續序之。生名世佐，字庸三。

毛詩明辨錄序

昔文中子以《春秋》《尚書》與《詩》同目爲三史，上下千餘年，朝野之得失存焉也。而《詩》之微婉、善感人心，有過於《書》法之謹嚴、告誡之沉懇者。姦人之雄，悍夫之蠢愚，示之袞鉞之寄，渾噩聾牙之編載，或恬弗之恤。而下里清謳，無心之唱歎，入乎其耳，觸乎愴焉，有痛之真，輒涕泗迸流，怛惻不自禁。故興之善物歸焉。顧人代荒遠，其采賁存刪之故，通儒莫能究晰。

史遷謂古逸三千餘篇，歐陽推《詩譜圖》，又當不啻乎是。然季札所觀，雖次序與今異，而全詩亦止此數。故朱子亦謂夫子固未曾刪，特刊定而已。舊自《齊》之下，即歌《豳》，歌《秦》，然後歌《魏》；而今以《豳》爲《風》殿，退《秦》於《唐》後。論者探夫子之微意，言人人殊。而鄭氏《詩譜》，則且《檜》先於《鄭》，依《邶》《鄘》先《衛》之例，《王》在《豳》後，與《雅》《頌》接。雖未爲無所見，然經自聖人定後，議論所不敢到也。王魯齋直欲去淫風三十五篇。陳少南要廢《魯頌》，噫，其甚矣！學者生古人之後，其疑之不可通，闕之斯已耳。

沈君艮思，學贍而思勤，於經史並有著撰，而《毛詩明辨錄》先板行，屬序於予。予受而讀之，見其貫穿諸經，左右咸逢；又身歷邊地，考古風土之遺，辨晰名物，致爲精覈；即音韻，亦細與折中。而大旨發明朱子之《集傳》特詳，意思名通，不執一見。朱子雖不主大、小序，而菁英要靡不擷掇。是錄亦羅其元要，罔有缺訛。其洵不爲毛、鄭佞臣，而多於前功矣乎。夫前人志有所觸，發之於聲詩，明者能於千百載下，善以意逆之，而知其在高山，在流水。是三百篇留，牙生之操得君起，而爲其子期泠泠絃軫，識聽其真，以之拈說匡稚圭之所不是過。而興、觀、群、怨之蘊奧，益抽闡發皇而不可以已，是四始六義之一快也。其群經之纍如珠貫，史論之靡靡可聽，殆弗可測量已。君名青崖，大興人。

春秋三傳明辨錄序

古子沈子邃於春秋學，其後裔良思君起而昌其緒。覃精研思，積有年月，著《三傳明辨錄》。爬疏晦塞，探闡元微。通三家之郵，啟全經之奧。於聖人筆削之義，若隨素臣面承音旨於緇帷也，若引高赤之儔，以難以解，重席之間，斷斷如也，若與杜、何、范氏專門討尋，泝董、劉、沿啖、趙，匯百十名家，下上其議論也。

夫不通群經，不足以治一經；不知史法，不足與談經術；不博研象緯、山川、方名、器數之宏蹟，不足窮遐極幽，俾微言大義之可考而彰也。君條貫群經，《詩》《易》並有撰述，又史論縱橫，誅姦發潛，旁羅衆妙，叢書無所不究，於古今輿地特詳，繪列國圖瞭如指掌，著書富而用心勤如此。自來箋疏《三傳》，不乏恢奇。而劉原父之《權衡》、程積齋之《本義》爲最善。王子思通《易》與《春秋》，更擅史論。張元德作《地里沿革志》，說經鏗鏗。君兼之矣。前後以例論《春秋》者林立，幾成聚訟。至室礙輒多流通，或厭苦之，則徑欲破除，獨抱遺而究終始，二者皆偏也。《魯論》序言志，先顏淵，重德也；問將伐顓臾，首冉有，責與謀也；於晝寢則名予，於聚斂則名求，蓋重貶斥之。孔門弟子，親見聖人華袞蕭斧之用，遂爾倣仿。謂名字進退無關係，可乎？其他記事，直書見義，二十篇中亦不屑屑一例，此可知《書》法所自矣。然則聖筆神明變化，詎可窺以一成之見哉？正例、變例，衆說紛綸而出。名通之見，彙同異而折其衷，如飲